

# 評傳 魯迅

曹聚仁／著



東西文化事業公司出版





---

人物叢書

作 者：曹聚仁

出版者：東西文化事業出版公司

EAST WEST AND CULTURE PUBLISHING CO.

通訊處：香港軒尼詩道郵政信箱20107 號

P. O. BOX 20107

電 話：5 - 451971 ( TEL )

傳真機：( 852 ) 5 - 434692 ( FAX )

台灣地區版權：天元圖書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台北市安居街31號 6 樓

電 話：( 02 ) 7322564

傳真機：( 02 ) 7355962

HK\$38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## 從《魯迅評傳》看曹聚仁（代序）

寒山碧

曹聚仁先生曾在遺著《魯迅評傳》中說：

「前幾年，有一回，我答覆一位比較知心的朋友的問話（他問我，究竟為什麼到香港來的？）道：『我是爲了寫許多的傳記，連自傳在內，才到香港來的。第一部，就是要寫魯迅評傳。』這位朋友，還不十分了解我的苦心。其實，蔡邕臨死時，也只想續成漢書，而黃梨洲、萬斯同晚年唯一寄托就在編次明史。先前，我也還有埋頭研究，做不朽盛業的雄心。而今，我恍然明白了，我若不趕快把所知道的寫起來，那就先父夢岐先生在蔣賊六十年的文化工作，就等於一個泡沫，消失得乾乾淨淨了。而說魯迅的，也只能讓聶紺弩、王士菁、鄭學稼之流去顛倒黑白，亂說一陣了；我把真實的事實，擺在天下後世的人面前（那些接近魯迅的人，都已沒有膽量把真實的魯迅說出來了。）」

我認爲，談論曹聚仁的人，假如沒有看過《魯迅評傳》，假如沒有注意到曹聚仁這一段獨白，那麼也就不可能了解曹聚仁，便不容易給他公正的評價。

一個人不管他是多麼的卑微，或者是多麼的偉大，他都必定會有自己的一點點心願。希望自己在生時能夠完成這一點心願。

曹聚仁先生閱歷甚豐富，著作也很多，我未嘗深入研究，不敢置評。不過對於他要留在香港寫幾部名人傳記和自傳的願望，我是很欣賞，也很佩服的。因為這是一種對自己負責，對人民負責，對歷史負責的態度。

他在《魯迅評傳》引言裏這樣說：「一九三六年十月間，魯迅去世了。當時，我就着手編次史料，準備寫傳記，工作進行了一半，而淞滬戰爭發生了，除了一部分史料已在《魯迅手冊》刊出，這本魯迅傳，迄今並未出版。我也期待了許廣平、許壽裳、孫伏園諸先生的魯迅傳出來，尤其期待周作人所寫的。誰料忽忽二十年，依然沒有影子。……」

「目前所見的寫『魯迅傳』的人，都是沒見過魯迅，不了解魯迅的人；而和魯迅相熟，了解魯迅的人，所寫的都是魯迅傳記史料，並不是魯迅傳，這也可見魯迅傳之不容易寫。不容易寫的因由有二：一、魯迅本人的言行，並不合乎士大夫的範疇的，所以畫他的都不容易像他。二、中共當局，要把他當作高爾基來捧起來，因此，大家一動筆就阻礙很多，連許廣平也不敢說真話。」

曹聚仁這番話並非虛言。拿他的文章跟林語堂先生的文章對照來看，那便更加明顯了。曹聚仁跟林語堂二人在很多方面都意見相左，但在他倆的筆下，許廣平女士却都是

「一位老老實實，規規矩矩的正人。」而且他們都感到「解放」後在中共報刊上出現的許廣平的言論，都不是許廣平女士的由衷之言。認為那「不是真正的許廣平」。

在一個把魯迅捧為神明的地方，連魯迅先生的夫人——許廣平女士都不能說真話，別人還能說真話嗎？還能描繪出一個真正的魯迅形象來嗎？毫無疑問，曹聚仁假如不是居留在香港，那麼他這本《魯迅評傳》是不可能寫出來的。一個長年靠左派報紙吃飯的老先生，能寫出這樣一部《魯迅評傳》，不但使人刮目相看，並且在九泉之下跟魯迅相見時，也可以不必「愧對故人」。

每一位著名人物都遇到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哀，就是身後被人隨意歪曲。魯迅先生也不例外。他在中國大陸是神明，在台灣是惡魔，總之不是他本來的面貌。

曹聚仁認為，與其把魯迅寫成一個「神」，不如寫成一個「人」好。我很欣賞這種見解。現在中共把魯迅捧為能預卜先知的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「思想導師」、「革命先驅」。只有使他完全失去真實感，彷彿他一生下來就不吃人間烟火，就注定要變成聖賢似的。我想這絕不是魯迅先生本來的願望。

魯迅先生是「人」，把他寫成一個「人」並不有損於他的偉大。他的偉大是在於文藝創作上的成就，連他的敵人都不得不深表佩服。例如蘇雪林女士可說是對魯迅先生懷有偏見的一位老作家，但她對魯迅先生的文章却佩服得五體投地。這也是蘇女士的可愛之

處。魯迅先生的偉大，在於他永不向惡勢力屈服的硬骨頭。

不論別人的毀譽如何，看過曹聚仁的《魯迅評傳》，我不但更加了解了魯迅，也更加了解曹聚仁。

——一九七三年刊於「東西風」月刊

魯迅評傳 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從《魯迅評傳》看曹聚仁（代序）  | 寒山碧 |
| 引言               | 一   |
| 第一章 紹興——魯迅的家鄉    | 七   |
| 第二章 他的童年         | 一三  |
| 第三章 少年時代的文藝修養    | 一九  |
| 第四章 在日本          | 二五  |
| 第五章 辛亥革命前後       | 三一  |
| 第六章 民初的潛修生涯      | 三七  |
| 第七章 托尼學說         | 四三  |
| 第八章 《新青年》時代      | 四九  |
| 第九章 在北京          | 五五  |
| 第十章 《阿Q正傳》       | 六一  |
| 第十一章 《北晨》副刊與《語絲》 | 六九  |
| 第十二章 南行——在廈門     | 七五  |
| 第十三章 廣州九月        | 八一 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四章  | 上海十年間         | · 八七  |
| 第十五章  | 晚年            | · 一〇五 |
| 第十六章  | 「死」           | · 一二五 |
| 第十七章  | 印象記           | · 一三一 |
| 第十八章  | 性格            | · 一三九 |
| 第十九章  | 日常生活          | · 一四五 |
| 第二十章  | 社會觀           | · 一五一 |
| 第二十一章 | 青年與青年問題       | · 一七一 |
| 第二十二章 | 政治觀           | · 一八一 |
| 第二十三章 | 「魯迅風」——他的創作藝術 | · 一八七 |
| 第二十四章 | 文藝觀           | · 二〇七 |
| 第二十五章 | 人生觀           | · 二三三 |
| 第二十六章 | 他的家族          | · 二五三 |
| 第二十七章 | 他的師友          | · 二七五 |
| 第二十八章 | 閒話            | · 三〇五 |
| 重版後記  |               | · 珂雲  |

## 引言

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，肩住了黑暗的閘門，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。

——魯迅：《墳》

一九三三年冬天的一個晚上，魯迅先生在我的家中吃晚飯，一直談到深夜。他是善於談話的，忽然在一連串的故事中，插上問了我一句：「曹先生，你是不是準備材料替我寫傳記？」他正看到我書架上有一堆關於他的著作和史料。我說：「我知道我並不是一個適當的人，但是，我也有我的寫法。我想與其把你寫成爲一個『神』，不如寫成爲一個『人』的好。」接着，我們就談到路特微喜（Emil Ludwig）的《人字》（耶穌傳記），路特微喜把耶穌寫成爲常人，並不失其爲偉大；說聖瑪利亞是童貞女，由天神給她孕育這麼一救世主，也不見得增加耶穌的光輝。老老實實說瑪利亞這個可憐的女孩子，給羅馬軍官強姦了，孕生了這樣一個反抗羅馬暴政的民族英雄，也不見得有甚麼丟臉。因爲是『人』，所以不免有一人一的弱點。這一方面，魯迅比蕭伯納更坦白些，他並不阻止我準備寫他的傳記。（當晚，我並不想到他很快就老去了，所以許多關於他的史料，不曾向他探問明白。這一部份的缺憾，而今已經由周作人寫了《魯迅的故家》和《魯迅小說中的人物》來填補起來了。）我們又談到孫中山傳記問題，那時，中山文化教育館正在徵求「孫中山傳記」的稿本；有人希望我也動手寫寫看，我說我不能寫，因爲你們要奉孫中山爲神明，而實際的孫中山，也只是一個凡人，平凡得很的人，叫我怎麼寫呢？最後，我說：「你是寫《阿Q正傳》的人，這其間，也有着自己的影子，因爲你自己也是中國人。」說魯迅是阿Q，也並不損失魯迅的光輝，他畢竟是創造

阿Q的人。

我們那一羣人，相約不說「我的朋友胡適之」的，我也並不想說「我的朋友魯迅」，我也不是他的門徒。有人以爲我到上海賣文，是借着魯迅的光的；抱歉得很，魯迅於一九二七年到上海，我在上海報刊寫稿已經六七年了。（我承認邵力子陳望道二先生是汲引我的人，却不是魯迅。）前些時，香港一些論客，深以我是魯迅的朋友爲恨；我也有這麼一種牛性，他們要來「欽定」的時候，我偏要他們看看《魯迅書簡》，使他們啞口無言的。十年前，宋雲彬先生在桂林醫院中養病，他從頭至尾，把《魯迅全集》看完了，輯出了一本《魯迅語錄》。他對我說：「爲甚麼魯迅文章中，沒有罵你的？」（他看見魯迅寫過許多人，連郭沫若、鄭振鐸、傅東華、徐懋庸都在內，不獨對陳西滢、梁實秋那麼刻毒的。）其實，魯迅對朋友並不那麼刻薄的，許多人不曾受過他的譏刺，連對易培基都不曾有過微詞，大家可以意會的了。我和他之間，有一段極機密的交遊，我此刻並不想說出來，留着將來，作爲「逸話」罷。

一九三四年冬天，爲了羣衆書局出版《海燕》的事，我和Y君（Y君即聶紺弩——編者註）鬧得不十分愉快。（Y君爲了此事，一直在罵我，却不曾把真相說出來。）魯迅先生寫信給我，勸了我一陣，說：

「我，自己年紀大了，但也曾年輕過，所以明白青年（指Y君）的不顧前後，也了解中年的（指筆者）懷着同情，却又不能不有所顧慮的苦心孤詣。現在的許多論客，多說我會發脾氣，其實我覺得自己倒是從來沒有因爲一點小事情，就成友成仇的人。我還有不少幾十年的朋友，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。（這是魯迅對我的暗示，要我不計較Y君的壞脾氣。）從這封信，可以了解他的胸襟了。」

一九三六年十月間，魯迅去世了。當時，我就着手編次史料，準備寫傳記，工作進行了一半，

而淞滬戰事發生，除了一部份史料已在《魯迅手冊》刊出，這本魯迅所預料到的魯迅傳，迄今並未出版。我也期待了許廣平、許壽裳、孫伏園諸先生的魯迅傳出來，尤其期待周作人所寫的。誰知匆匆二十年，依然沒有影子。坊間，只有王士菁的《魯迅傳》，那簡直是一團草，不成東西；而鄭學稼的《魯迅正傳》，更是胡鬧，不獨侮辱了魯迅，也侮辱了讀者。奮然有作，我要試寫這一部《魯迅評傳》——不是魯迅所預料的「傳記」。

目前所見的寫《魯迅傳》的人，都是沒有見過魯迅，不了解魯迅的人；而和魯迅相熟，了解魯迅的人，所寫的都是魯迅傳記史料，並不是魯迅傳，這也可見魯迅傳之不容易寫。不容易寫的因由有二：一、魯迅本人的言行，並不合乎士大夫的範疇的，所以畫他的都不容易像他。二、中共當局，要把他當作高爾基來捧起來，因此，大家一動筆就阻礙很多，連許廣平也不敢說真話。因為有一時期，魯迅曾經被革命文學家判定為「反動」文學的，而且鬧得很久。周作人曾在《關於魯迅》中以調侃語氣在說：「不久，在中國文壇上，曾起了《阿Q正傳》是否反動的問題。怨我記性不好，不大能記得誰是怎麼說的了，但是當初決定《阿Q正傳》是落伍的反動的文學的，隨後又改口話，這是中國普羅文學的正宗者，往往有之。這一筆「阿Q的舊帳」，至今我還是看不懂；本來不懂也沒有什麼要緊，不過這切實的給我一個教訓，就是使我明白這件事的複雜性，最好還是不必過問。……現在魯迅死了，要罵的捧的或利用的都已失去了對象，或者沒有什麼爭論了亦未可知。」這段話，今日的周作人，已經不敢再寫了；而魯迅的友生中，年紀一大，都明白這件事的複雜性，抱定了「最好還是不必過問」的態度，那是必然的。而捧的罵的或利用的都未失去了對象，也是使大家不敢動筆的因由之一。

中國的士大夫，自來有三種意願：一種是希望希賢，宋明理學家，一開口就是這麼說的，所以他們把顏淵當作模範人物，要尋求孔顏樂處在那裏。一種是要做英雄豪傑，像項羽那樣，要學

萬人敵，讀兵法，要做「彼可取而代之也」的大夢。又一種則是酸風溜溜，要做八斗才的才子，吟風弄月，詩酒傲王侯。而寫傳記的人，胸中先有這幾種輪廓，就在規矩中做起文章來。可是，這些帽子都不合乎魯迅的頭寸，那些捧魯迅的，一定要把魯迅當作完人來寫的，要讓他進孔廟去，那當然可笑的。然而魯迅雖進過水師學堂，如他自己所說的，「上窮碧落下黃泉」，他也畢竟不像一個海軍上將，他也不想立赫赫之名。魯迅也會做做舊詩詞，他的駢儷古文，也做得不錯。但他並不帶一點才人的氣息，也不想做空頭文學家。他是道道地地，在做現代的文藝作家，比之其他作家，他是超過了時代的。他那副鴉片鬼樣子，那襲暗淡的長衫，十足的中國書生的外貌；誰知道他的頭腦，却是最冷靜，受過現代思想的洗禮的。我曾對朋友們說：「我們都是不敢替魯迅作特寫的，因為我們沒有這份膽識，所以替魯迅寫印象記，如馬珏（馬衡的兒子）是個小孩子，如吳曙天，是個初出茅廬的女孩子，如阿累，一個電車賣票員；他們不知天之高地之厚，才敢來動筆。而且，他們敢寫得真實，才顯得親切有趣。還有那位攻擊他的陳源（西滄），也着實抓到了癢處。」

魯迅是誰？何凝（即瞿秋白）曾引用過一段神話：「亞爾霸·龍迦的公主萊亞·西爾維亞被戰神馬爾斯強姦了，生下一胎雙生兒子，一個是羅謨魯斯，一個是萊謨斯；他們兩兄弟一出娘胎就丟在荒山裏，如果不是一隻母狼餵他們奶吃，也許早就餓死了！後來，羅謨魯斯居然創造了羅馬城，並且乘着大雷雨飛上了天，做了軍神；而萊謨斯却被他的兄弟殺了，因為他敢於蔑視那莊嚴的羅馬城，他只一脚，就跨過那可笑的城牆。」（萊謨斯的命運比魯迅悲慘得多了，這也許因為那時時代還是虛偽統治的時代）萊謨斯是永久沒有忘記了自己的乳母的，雖然他很久的在孤獨戰鬥之中找尋着那回到故鄉的道路。是的，魯迅是萊謨斯，是野獸的奶汁餵養大的，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，是紳士階級的貳臣，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諍友，他從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懷抱！這樣的譬喻，頗有意義，魯迅之為魯迅，並不一定要把他當作戰鬥的英雄的。

當年我準備替魯迅作傳記，着手搜集材料之初，首先是想寫成的乃是魯迅年譜。我承認我的治史方法和態度，很受胡適、梁啟超的影響，我的魯迅年譜，假使寫成的話，也就是《章實齋年譜》那一類的史書。章實齋，這一位近代大史學家，他最能賞識年譜的重要，曾說：「文人之有年譜，前此所無。宋人爲之，頗覺有補於知人論世之學，不僅區區考一人文集已也。蓋文章乃立言之事；言當各以其時，同一言也，而然後有同受，則是非得失，霄壤相懸。前人未知以文爲史之義，故法度不見，必待好學深思之士，探索討論，竭盡心力，而後乃能彷彿其始末焉。」胡適認定年譜乃是中國傳記體的一大進化，最好的年譜，如王懋竑的《朱子年譜》，如錢德洪等的《王陽明年譜》，可算是中國最高等的傳記。而他所寫的《章實齋年譜》，更可以算是進步的新傳記。

一、他把章實齋的著作，凡可以表示他的思想主張的變遷沿革的，都擇要摘錄，分年編入。  
二、章氏批評同時的幾個大師，如戴震、汪中、袁枚等，有很公平的話，也有很錯誤的話。他把這些批評，都摘要抄出，記在這幾個人死的一年。這種批評，不但可以考見實齋個人的見地，又可以作當時思想史的材料。

三、向來的傳記，往往只說本人的好處，不說他的壞處；他這部年譜，不但說他的長處，還常常指出他的短處。

我理想中的魯迅年譜，也就是這麼一部史書。其實，王士禛所寫的也就是這麼一部傳記：就因爲他不懂得史學，不善剪裁，不會組織，所以糟得不成樣子。而許廣平也不懂得史學，不獨不會修正，連批評也不中肯。但，我畢竟放棄了魯迅年譜，固然因爲抗戰時期，奔波南北，無暇及此。最主要的，我要寫一本通俗的魯迅傳記，而不是一部專家的著述。在今日，要寫魯迅年譜最容易，因爲關於他的史料太充分了，比曾國藩的傳記還充分些，就看鑒別史料有沒有眼光，組織史料有沒有能力。

我對於傳記文學的興趣，近十五年間，很快就從梁胡二氏的典型跳過，進入新的傳記文學的圈子中去。我所仰慕的乃是路特微喜（德）、莫羅亞（法 A. Maurois）和斯特萊基（英 D. Strachey）。路特微喜的《耶穌傳》、《俾斯麥傳》，可說博大精深，自是大史家的手筆。德國人的著作，總是那麼精深的，他的傳記，直透到傳主的靈魂深處。莫羅亞所作的傳記，如《少年歌德之創造》、《密查郎支羅傳》、《伏爾泰傳》、《雪萊傳》、《提斯雷利傳》、《拜倫傳》、《屠格涅夫傳》，都是帶着生動活潑的法國作風。斯特萊基的《女王維多利亞傳》，取材之豐富，斷制之謹嚴，文字之簡潔，不愧是晶瑩的藝術品，我們可以用得上「嘆觀止矣」的讚詞了。他不愧為英國史學家，一個雍容的紳士風格。魏華灼先生譯莫羅亞的《雪萊傳》曾於序文中說：

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歐洲文化界發生變化的事件很多，傳記也是其中之一。過去的傳記，有的只是引證、箋疏、書目等的堆積；過於是紀念的、頌讚的、教訓的，其中所描寫的人物，只是英雄的雕像，美德與成功充分的擴大，內心衝突與失敗，盡量的隱匿，結果他已不是人，只是至善的畫像，全是光明，毫無半點黑影。現代的傳記，就不同了。就一般而言吧，每本分量較少，題材較為連貫，結構上較富於戲劇性，形式上類似小說，只為的使讀者欣賞得神，不是強讀者作枯燥的研究。人物是有美德，也有瑕疵的，具有血和肉的生物。最重要的是傳記家寫傳記，就是製造一件藝術品。」

我所寫的《魯迅評傳》，當然不敢追跡斯特萊基和路特微喜，如能寫得像莫羅亞的《雪萊傳》，在我已經十分滿意了。

## 第一章 紹興——魯迅的家鄉

一九三九年秋天，我們在紹興城中逗留了一個多月；雖說是戰時，那兒的朋友，賀揚靈、胡雲翼、孫福熙，還有印西法師，大家對於文藝的興致都很好。我們就拿魯迅的小說和隨筆小品作藍本，到城內城外追尋魯迅幼年時代的生活。魯迅的老家，在紹興城中東昌坊口周氏新台門內，他的外家，在城外安橋頭，那是他幼年時寄食的去處。我們有時走路，有時坐烏篷船，史跡散佈的所在，差不多都到過了。

魯迅的小說，一看就知道是拿紹興作背景的，《吶喊》和《彷徨》；其中十之六七爲他本鄉的故事，其地無非魯鎮、未莊、咸順酒店、茂源酒店，其人物則無非紅鼻子老拱、藍皮阿五、單四嫂子、王九媽、七斤、七斤嫂、魯八一嫂、閘上、豆腐西施、阿Q、趙太爺、祥林嫂；其事則無非單四嫂子死了兒子而悲傷，華老栓買人血饅頭替兒子治癆病，孔乙己偷書而被打斷腿，地方色彩非常濃厚的。不過，我們應該接受周啓明的說法：魯迅對於他的故鄉一向沒有表示過深的懷念，這不但在小說上，就是《朝華夕拾》上也是如此。大抵對於鄉下的人士最有反感，除了一般封建的士大夫以外，特殊的是師爺和錢店夥計（鄉下叫作「錢店官」），這兩類氣味都有點惡劣。但是對於地方氣候和風物，也不無留戀之意。如《在酒樓上》，他坐酒樓上望見下邊的廢園，「這園大概是不屬於酒家的，我先前也曾眺望過許多回，有時也在雪天裏，但現在從慣於北方的眼睛看來，却很值得驚異了。幾株老梅，竟鬥雪開着滿樹的繁花，彷彿毫不以深冬爲意；倒塌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，從暗綠的密葉裏顯出十幾朵紅花來，赫赫的在雪中照得如火，憤怒而且傲慢，如蔑視遊人的甘心於遠行。我這時又忽地想到這裏積雪的滋潤，着物不去，晶瑩有光，不比朔雪的粉

一般的乾，大風一吹，便飛得滿空如烟霧」。下文呂緯甫說到回鄉來遷葬，也說：「這在那邊哪裏能如此呢？積雪裏會有花，雪地下會不凍。」他在這裏便在稱頌南方的風土，那棵山茶花更顯明的是故家書房裏的故物，這在每年春天總要開得滿樹通紅，配着旁邊的羅漢松和桂花樹，更顯得院子裏滿是花和葉，毫無寒凍的氣味了。關於鄉土的物品，在《朝華夕拾》的「小引」上也有一節云：

「我有一時，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、菱角、羅漢豆、菱白、香瓜。凡這些，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，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。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，也不過如此，惟獨有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。它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，使我時時反顧。」（其實，「酒味很純正，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；可惜辣醬太淡薄，本來S城人是不懂吃辣的」也就是一種蠱惑。）

紹興是水鄉（李慈銘所謂：「櫓搖魚躍際，都是故鄉音。」），坐着烏篷船，臥聽打槳搖櫓聲，自有深致。魯迅以中年人的寥落情懷，對於秋冬間的原野，別有所感受。他那篇以故鄉為題的，說：「時候既然是深冬，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，冷風吹進船艙中，嗚嗚的響；從蓬隙向外一望，蒼黃的天底下，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，沒有一些活氣。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。」「我們的船向前走，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，都裝成了深黛顏色，連着退向船後梢去，我聽着聽艙底潺潺的水聲，知道我在走我的路。」這都勾畫得很真切，很得神的。

周啟明說：「《故鄉》是一篇小說，讀者自應去當作小說看，不管它裏邊有多少事實。我們別一方面從裏邊舉出事實來，一則可以看著者怎樣使用材料，一則也略作說明是一種注釋的性質。還有一層，讀者雖然不把小說當作事實，但可能有人會去從其中想尋傳記的資料，這裏也就給予他們一點幫助，免得亂尋瞎找，以致虛實混淆在一起。這不但是小說，便是文藝性的自敘記錄也

常是如此。」這話正可以說是說給寫《魯迅傳》的主士善聽的，因為那本傳記實在穿鑿得太離譜了。在陳源（西滄）和魯迅開口舌的當兒，西滄寫信給徐志摩說：「前面幾封信裏說起了幾次周啓明先生的令兄：『魯迅，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先生的名字。這裏似乎不能不提一提。其實，我把他們一口氣說了，真有些冤曲了我們的啓明先生。他與他的令兄比較起來，真是小巫遇見了大巫。有人說，他們兄弟倆都有他們貴鄉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。這話，啓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份的承認。不過，我們得分別，一位是沒有做過官的刑名師爺，一位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。」這段諷刺的話中，有着一句大家所承認的話，即是說周氏兄弟的性格與文章風格，都是屬於紹興，有點兒刑名師爺的調門的。

說到紹興的人物，其實不必遠攀舜、禹、嚴光和孝女曹娥的：（雖說大禹墓在紹興，也不一定和後來的紹興人有什麼血緣關係的。）最和魯迅的思想路向相同的，倒該說到東漢末年的王充，他所著的《論衡》，便無視孔、孟、墨、道各家的思想權威，一一剝去他們的外衣，暴露他們的弱點的。《論衡》的尖銳戰鬥風格，也可以說是開出後來紹興師爺的先河。紹興師爺究竟起於何代？我們還不曾確鑿考證出來，以我的研尋，蓋與蒙古人入主中國有關：因為蒙古人主政，大權都在蒙古人與回回人之手，他們都是游牧社會的豪傑，漢化的程度很淺，不懂得推行行政務；因此，各級政府的政權，都落在幕僚之手。（主管政務的蒙古人，只是蓋印批行就是了。）這種幕僚制度，經過了明清兩代，形成了一種特殊階級，也可說是一種政治集團，成為支配中國政治的幕後力量，迄民國還是存在的。幕僚之中，分刑名、書啓、錢穀各專業，刑名主法律，在朝便是法官，在野便是訟師；書啓主文牘，便是後來的秘書；錢穀主財政；他們可以說是中下級的政治幹部。這樣便成為專業，也有江蘇的常州，蘇州人主其事的，大部份却都是紹興人。因此，紹興師爺成為紹興讀書人的謀生大道之一。刑名師爺，可以運用法律，却也可以玩弄法律，深文周内，入人於罪，玩弄